

186
50
31

東 京 圖 書 館

漢書門

正史類

三五函

三八架

三一號

五〇冊

校刻
漢書評林

廿三

漢書

漢書評林卷之四十一

樊鄴滕灌傅靳周傳第十一

樊噲沛人也。以屠狗為事。師古曰：時人食狗亦與。羊豕同，故噲專屠以賣。後與高祖

俱隱於芒碭山澤間。陳勝初起，蕭何曹參使噲求迎高

祖，立為沛公。師古曰：高祖時亡。噲以舍人從，攻胡陵方與

方音房與音豫。師古曰：皆縣名。還守豐，擊泗水監豐下破之。師古曰：泗水郡名，監謂御史監。

於豐縣下。復東定沛，破泗水守薛西。師古曰：破郡守。與司

馬巨戰碭東。師古曰：秦將章邯之。郤敵斬首十五級，賜爵

國大夫。文穎曰：即官大。常從沛公，擊章邯軍漢陽，攻城先

登，斬首二十三級，賜爵列大夫。文穎曰：即公大。從攻陽城

先登，下戶牖。師古曰：陽。破李由軍，斬首十六級，賜上聞

爵。張晏曰：得徑上聞也。如淳曰：呂氏春秋曰：魏文侯東勝。後攻圍都

尉東郡守尉於成武。師古曰：圍即。郤敵斬首十四級，捕

隆按七大同傳以者從行未嘗特將故每大戰初必繫以從字為案大概與曹參諸傳同例云又按噲沛本史記文稍益損之每大之功則賜一爵或七爵又用從字冠首若千字為眼目是亦一格

機此其功豈區區
區瀼絳諸人傑
哉而老泉著論
稱後世大患過
奇矣

王維楨曰叙救
鴻門一節與帝
紀語不相犯最
得剛潤之法

虜十六人

師古曰虜

賜爵五大夫。從攻秦軍出亳南。

鄭氏曰亳

成陽封邑今河南偃師湯亭是

河間守軍於杠里。破之。

師古曰杠音江擊破趙黃

軍開封北。

師古曰責音奔以卻敵先登。斬侯一人。首六十八級。

捕虜二十六人。

師古曰既斬侯一人賜爵卿。從攻破揚熊

於曲遇。

師古曰曲音丘羽反遇音頤

攻宛陵先登。斬首八級。捕虜四十

四人。賜爵封號賢成君。

張晏曰食祿比封君而無邑也臣瓚曰秦制列侯乃有封爵師古曰瓚說非也楚漢

之際權設寵榮假其位號或得邑地或空受爵此例多矣約以秦制於義不通

從攻長社轅轅絕河津。

東攻秦軍尸鄉。南攻秦軍於犇。破南陽守鬪於陽城。東

攻宛城先登。西至鄆。

師古曰南陽之縣也音直益反

以卻敵。斬首十四

級。捕虜四十人。賜重封。

張晏曰益祿也如淳曰正爵名也臣瓚曰增封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非也重封者

加二

號耳。攻武關至霸上。斬都尉一人。首十級。捕虜百四十

六人。降卒二千九百人。項羽在戲下。欲攻沛公。沛公從

百餘騎。因項伯面見項羽。謝無有閉關事。項羽既饗軍

士。中酒。

張晏曰酒酣也師古曰飲酒之中也

亞父謀欲殺沛公。

令項莊拔劍舞坐中。欲擊沛公。項伯常屏蔽之。時獨沛

公與張良得入坐。樊噲居營外。聞事急。迺持盾入。初入

營。營衛止噲。

師古曰營衛謂營壘之守衛者

噲直撞入。立帳下。師古曰謂以盾撞擊人撞

音丈

項羽目之。問為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噲也。項羽

曰。壯士。賜之卮酒。彘肩。噲既飲酒。拔劍切肉食之。項羽

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避。豈特卮酒乎。且沛公先

入定咸陽。暴師霸上。以待大王。師古曰時項羽未為王故高紀云以待將軍此言大王史追書

耳。大王今日至。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

心疑大王也。項羽默然。沛公如廁。屣噲去。既出。沛公留

車騎。獨騎馬。噲等四人步從。從山下走歸霸上軍。而使

張良謝項羽。羽亦因遂已。無誅沛公之心。是日微樊噲

奔入營。譙讓項羽。沛公幾殆。

師古曰微無也譙責也殆危也譙音才笑反

後數

隆按史記云食
盡之而漢書但
云食之惟若一
盡字始于能復
飲乎之間有情
此班掾刻意削
去浮字之故

隆按騎馬句
史記云騎馬一
馬加一騎字筆
又按是日微樊
噲二句收結上
文最有力

日。項羽入屠咸陽。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噲爵為列侯。

號臨武侯。遷為郎中。從入漢中。還定三秦。別擊西丞白

水北。服虔曰。西丞縣名也。晉灼曰。地理志無西丞。似秦將名也。師古曰。二說並非也。西謂驪西郡西縣也。白水水名。經西縣東南流而過。

言擊西縣之丞。擁輕車騎雍南。破之。從攻雍。釐城先登。師古曰。於白水之北。

擊章平軍好時。攻城先登。陷陣。師古曰。擊章平軍好時。攻城先登。陷陣。

斬縣令丞各一人。首十一級。虜二十人。遷為郎中騎將。

從擊秦車騎壞東。師古曰。地名也。郤歆遷為將軍。攻趙黃下郡。

槐里柳中咸陽。師古曰。柳中即細柳地也。在長安西。灌廢丘最。李奇曰。以水灌廢丘也。張晏曰。

最功第一也。晉灼曰。京輔治華陰。灌北也。至櫟陽。賜食邑杜之樊。

鄉。師古曰。杜縣之鄉也。今曰樊川。從攻項籍。屠蕢棗。晉灼曰。地理志無也。清河有蕢棗城。功臣表有蕢棗。

疾。師古曰。既云攻項籍屠蕢棗。則其地當在大河之南。非清河之城明矣。擊破王武程處軍於外黃。

攻鄒魯瑕丘薛。項羽敗漢王於彭城。盡復取魯梁地。噲還至滎陽。益食平陰二千戶。以將軍守廣武。一歲。師古曰。師古。

滎陽之廣武項羽引東。從高祖擊項籍。下陽夏。師古曰。夏音工。雅反。虜

楚周將軍卒四千人。師古曰。周殷。圍項籍陳。大破之。師古曰。於陳縣圍之。

屠胡陵。項籍死。漢王即皇帝位。以噲有功。益食邑八百

戶。其秋。燕王臧荼反。噲從攻虜荼。定燕地。楚王韓信反。

噲從至陳。取信定楚。更賜爵列侯。與剖符。世世勿絕。食

舞陽。號為舞陽侯。除前所食。以將軍從攻反者韓王信

於代。自霍人以往。至雲中。與絳侯等共定之。益食千五

百戶。因擊陳豨。與曼丘臣軍戰。襄國破。柏人先登降之。

定清河常山凡二十七縣。殘東垣。張晏曰。殘有所毀也。臣瓚曰。殘謂多所殺傷也。師古

說。是。遷為左丞相。破得綦毋卬尹潘軍於無終。廣昌。師古曰。姓綦毋名。卬也。綦音其。破豨別將胡人王黃軍代南。因擊韓信軍。參

合軍所將卒斬韓信。擊豨胡騎橫谷。斬將軍趙旣。虜代

丞相馮梁。守孫奮。大將王黃。將軍大將一人。太僕解福

王繼慎曰。從前至此敘戰功內。即帶敘官爵。

王維楨曰用十
二從字二與字
明喻非專功也

隆接從斬首以
下至十二人總
結上文有關鎖

王慎中曰排闥
直入正見比諸
將最親處入禁
門之銳氣也史
氏叙戰功甚略
獨詳此二節
勇處是模寫其忠

梁潛曰殺諸將
非高帝之心也
后也削微教信
以反貫高反形
已具高帝猶釋
之而肯果於殺
韓彭而將懼族
諸將而劉氏懼
高帝亦豈與陳
平謀及此哉聞
樊噲黨呂氏立
命斬之高帝至
是非特為劉氏
謀宜且為平勃
愛也

隆接商傳本史
記文而稍刪之

等十人。與諸將共定代鄉邑七十三。後燕王盧縮反。噲以相國擊縮。破其丞相抵薊南。師古曰抵至也。一說抵者其丞相之名也。音丁禮反。定燕縣十八。鄉邑五十一。益食千三百戶。定食舞陽五千四百戶。從斬首百七十六級。虜二百八十七人。別破軍七。下城五。定郡六。縣五十二。得丞相一人。將軍十三人。二千石以下。至三百石十二人。噲以呂后弟呂須為婦。生子伉。師古曰伉音抗。又音剛。故其比諸將最親。先黥布反時。高帝嘗病。惡見人。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廼排闥直入。師古曰闥宮中小門也。一曰門屏也。音土曷反。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臥。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師古曰憊力極也。音蒲拜反。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願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師古曰謂始皇

崩趙高矯為詔命。殺扶蘇而立胡亥。高帝笑而起。其後盧縮反。高帝使噲以相國擊燕。是時高帝病甚。人有惡噲黨於呂氏。即上一日宮車晏駕。則噲欲以兵盡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帝大怒。廼使陳平載絳侯代將。而即軍中斬噲。陳平畏呂后。執噲詣長安。至則高帝已崩。呂后釋噲。得復爵邑。孝惠六年。噲薨。諡曰武侯。子伉嗣。而伉母呂須亦為臨光侯。高后時。用事顯權。大臣盡畏之。高后崩。大臣誅呂須等。因誅伉。舞陽侯中絕。數月。孝文帝立。廼復封噲庶子市人為侯。復故邑。薨。諡曰荒侯。子佗廣嗣。六歲。其舍人上書言。荒侯市人病。不能為人。師古曰言無人道也。令其夫入與其弟亂。而生佗廣。佗廣實非荒侯子。下吏免。平帝元始二年。繼絕世。封噲玄孫之子章為舞陽侯。邑千戶。酈商高陽人也。師古曰酈音曆。陳勝起。商聚少年得數千人。沛

冠首餘如前傳
盧舜治曰鄼商
傳次樊噲為鄼
寄給呂祿也勃
得以入北軍功
能安劉與平勃
相羽翼一節爾
劉奉世曰君當
作侯高祖為漢
王絳灌諸將皆
賜侯爵商因其
故號封之也商
先以從攻長社
先登封信成君

公略地六月餘。商以所將四千人。屬沛公於岐。從攻長
社。先登。賜爵封信成君。從攻緱氏。絕河津。破秦軍雒陽
東。從下宛穰。定十七縣。別將攻旬關。師古曰。漢中。旬水上之關也。今在洵陽縣。
西定漢中。師古曰。先言攻旬關。定漢中。然後云沛公為漢王。是則沛公從武關。藍田而來。商時別從西道。平定漢中。沛公
為漢王。賜商爵信成君。以將軍為隴西都尉。別定北地
郡。破章邯別將於烏氏。枸邑。泥陽。師古曰。烏氏。安定縣也。桐邑。今在蘭州。泥陽。北地縣。
氏音支。賜食邑武城六千戶。從擊項籍軍。與鍾離昧戰。
受梁相國印。師古曰。漢以梁相國印授之。益食四千戶。從擊項羽。二
歲。攻胡陵。漢王即帝位。燕王臧荼反。商以將軍從擊荼。
戰龍脫。孟康曰。地名也。先登陷陣。破荼軍易下。師古曰。今易縣。卻敵。遷
為右丞相。賜爵列侯。與剖符。世世勿絕。食邑涿郡五千
戶。別定上谷。因攻代。受趙相國印。師古曰。初受梁相國印。今又受趙相國印。與
絳侯等定代郡雁門。得代丞相程縱。守相郭同。師古曰。守相謂為相。

隆接凡別破至
十九人一段總
前一東有關鎖
一本大將軍作
大將

隆接上云呂后
崩下又云及高
后崩疑衍不如
史記直截
吳京曰商于君
為忠子父為孝
縱賣友也奚病
黃震曰世謂寄
賣友非也古者
大義滅親況呂
氏依憑城社小
人耳無事與之

而居將軍以下至六百石十九人。還以將軍將太上皇
衛一歲。十月。以右丞相擊陳豨。殘東垣。又從擊黥布。攻
其前垣。李奇曰。前鋒堅蔽若垣墻也。或曰。軍前以大車自障。若垣也。師古曰。二說非也。謂攻其壁壘之前垣。陷兩陳。得
以破布軍。更封為曲周侯。食邑五千一百戶。除前所食
凡別破軍三。降定郡六。縣七十三。得丞相守相大將軍
各一人。小將軍二人。二千石以下至六百石。十九人。商
事孝惠帝呂后。呂后崩。商疾不治事。其子寄字況。與呂
祿善。及高后崩。大臣欲誅諸呂。呂祿為將軍。軍於北軍。
太尉勃不得入北軍。於是廼使人劫商。令其子寄給呂
祿。呂祿信之。與出游。而太尉勃廼得入據北軍。遂以誅
諸呂。商是歲薨。諡曰景侯。子寄嗣。天下稱鄼況賣友。孝
景時。吳楚齊趙反。上以寄為將軍。圍趙城七月。不能下。
樂布自平齊來。廼滅趙。孝景中二年。寄欲取平原君為

相接義當去則
去之何友之足
云

隆按此傳疊用
兵車趨攻疾戰
為眼目餘如前
傳例云
又按史記嬰傳
以太僕二字為
主其中言為太
僕者十五言兵
車者四言奉車
者五自始至終
只以本色字面
直貫此文字之
妙而班掾刪之
其刻意去淨字
耶
劉放曰告故不
傷嬰者高祖祇
言不曾傷嬰故

嬰證其實然告
故者反坐拷告
者不服故移獄
覆矣嬰以此坐
繫掠管也
劉奉世曰欲攻
沛者以沛令後
海閉城守也
此即被變噲召
兩至沛下文義
相屬非兩事甚
明

劉奉世曰抱兩
兒者未有能背
面而能抱持者
沉復馳乎服說
是也
王維慎曰初兩

夫人蘇林曰景帝王
皇后母戚兒也景帝怒下寄吏免上廼封商它子堅

為繆侯師古曰繆
所封邑名奉商後傳至玄孫終根武帝時為太

常坐巫蠱誅國除元始中賜高祖時功臣自酈商以下

子孫爵皆關內侯食邑凡百餘人

夏侯嬰沛人也為沛廢司御每送使客還過泗上亭與

高祖語未嘗不移日也嬰已而試補縣吏與高祖相愛

高祖戲而傷嬰人有告高祖高祖時為亭長重坐傷人

如淳曰為吏告故不傷嬰蘇林曰自告情
故不傷嬰也嬰證之移獄覆嬰

坐高祖繫歲餘掠笞數百終脫高祖高祖之初與徒屬

欲攻沛也師古曰謂始亡在
外未被焚噲召時嬰時以縣令史為高祖使上

降沛一日師古曰謂父老開
城門迎高祖時也高祖為沛公賜爵七大夫以

嬰為太僕常奉車師古曰為
沛公御車從攻胡陵嬰與蕭何降泗

水監平張晏曰胡陵平所止
縣何嘗給之故與降平以胡陵降賜嬰爵五大夫

從擊秦軍碭東攻濟陽下戶牖破李由軍雍丘以兵車

趣攻戰疾破之賜爵執帛從擊章邯軍東阿濮陽下以

兵車趣攻戰疾破之賜爵執圭從擊趙賁軍開封揚熊

軍曲遇嬰從捕虜六十八人降卒八百五十人得印一

匱師古曰時自相
署置官之印又擊秦軍雒陽東以兵車趣攻戰疾賜

爵封轉為滕令鄧展曰今沛
郡公丘縣因奉車師古曰因此又每奉
車從攻戰以至霸上從攻

定南陽戰於藍田芷陽師古曰芷陽
後為霸陵縣至霸上沛公為漢

王賜嬰爵列侯號昭平侯復為太僕從入蜀漢還定三

秦從擊項籍至彭城項羽大破漢軍漢王不利馳去見

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後常踐兩兒棄之服
處

曰踐音躐音灼曰音足跋嬰常收載行面雍樹馳
服處曰高祖
欲斬之故嬰

也蘇林曰南方人謂抱小兒為擁樹面者以面首向樹之也師古曰面借也

雍抱持之言取兩兒令面背己而抱持之以馳故漢王怒欲斬嬰者

云面雍樹馳服言圍樹而走義尤疎越雍讀曰擁漢王怒欲斬嬰者

兒驚恐未定故復徐行直待兩兒自相依倚對面帖定乃馳

劉奉世曰言賜所奪邑則嬰蓋以功復賜之爾隆按史記此傳次為太僕者十五班史剛之而曰常為太僕從

又曰以太僕事惠帝煩簡各有邑一本作益

盧舜治曰均之戰功也而脫高祖於獄繫收載有救患持危之恩故先灌嬰傳之云

隆按嬰傳本史記文而刪之大概以戰疾力為主連用所將卒及生得為眼目餘如前傳例云徐中行曰嬰無文墨議論首尾功狀獨戰疾力爾秦漢間戰陣明整文字駁實

十餘卒得脫。而致孝惠魯元於豐。漢王既至滎陽。收散兵。復振。賜嬰食邑沂陽。師古曰沂音魚依反擊項籍下邑。追至陳。

卒定楚。至魯。益食茲氏。師古曰茲氏縣名地理志屬太原漢王即帝位。燕

王臧荼反。嬰從擊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更食汝陰。

剖符世世勿絕。從擊代。至武泉雲中。益食千戶。因從擊

韓信。軍胡騎。晉陽。大破之。追北至平城。為胡所圍。七

日不得通。高帝使使厚遺閼氏。冒頓乃開其圍一角。高

帝出欲馳。嬰固徐行。弩皆持滿外鄉。師古曰故示閑暇所以固士卒心而令敵不測

也。卒以得脫。益食嬰細陽千戶。師古曰益其邑使食之從擊胡騎

句注北。大破之。擊胡騎平城南。三陷陳。功為多。賜所奪

邑五百戶。孟康曰時有罪過奪邑者以賜之從擊陳豨黥布軍。陷陳郤敵。

邑千戶。定食汝陰六千九百戶。除前所食。嬰自上初起

沛。常為太僕。從。竟高祖崩。以太僕事惠帝。惠帝及高后。

德嬰之脫。孝惠魯元於下邑間也。乃賜嬰北第第一。師古曰北第者近北闕之第。嬰最第一也。故張衡西京賦云北闕甲第當道直啓曰近我。以尊異之。惠帝

崩。以太僕事高后。高后崩。代王之來。嬰以太僕。與東牟

侯人清宮。廢少帝。以天子法駕迎代王代邸。與大臣共

立文帝。復為太僕。八歲薨。諡曰文侯。傳至曾孫頗。師古曰頗音普

尚平陽公主。坐與父御婢奸。自殺。國除。初嬰為滕

令。奉車。故號滕公。及曾孫頗尚主。主隨外家姓。號孫公

主。故滕公子孫。更為孫氏。

灌嬰睢陽販繒者也。師古曰繒者帛之總名高祖為沛公。略地至雍

丘。章邯殺項梁。而沛公還軍於碭。嬰以中涓從。擊破東

郡尉於成武。及秦軍於杠里。疾鬪。賜爵七大夫。又從攻

秦軍。亳南開封。曲遇。戰疾力。孟康曰攻戰速疾也師古曰疾急速也力疆力也賜

爵執帛。號宜陵君。從攻陽武。以西至維陽。破秦軍尸北。

左氏不及也

北絕河津。南破南陽。守鬪陽城東。遂定南陽郡。西入武關。戰於藍田。疾力。至霸上。賜爵執圭。號昌文君。沛公為漢王。拜嬰為郎中。從入漢中。十月拜為中謁者。從還定三秦。下櫟陽。降塞王。還圍章邯廢丘。未拔。從東出臨晉關。擊降殷王。定其地。擊項羽將龍且。魏相項佗軍定陶南。疾戰破之。賜嬰爵列侯。號昌文侯。食杜平鄉。師古曰。杜縣之鄉。復以中謁者。從降下碭。以北至彭城。項羽擊破漢王。漢王遁而西。嬰從。還軍於雍丘。王武魏公申徒反。張晏曰。故秦將降為公。今反。從擊破之。攻下外黃。西收軍於滎陽。楚騎來眾。漢王廼擇軍中可為騎將者。皆推故秦騎士重泉人李必駱甲。師古曰。重泉縣名也。地理志屬左馮翊。習騎兵。今為校尉。可為騎將。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願得大王左右善騎者傅之。如淳曰。傅音附。猶言隨從者。嬰雖少。然數力戰。

隆按此以前嬰為裨將。故下從字。此後為特將。故下所將卒句。當分兩段。著一本。斬下有左字。
洪邁曰。史記灌嬰傳。書受詔別擊楚軍。後受詔別將郎中騎兵。受詔將軍騎別追項籍。受詔別降樓煩。以此六縣受詔并將燕趙。陳騶凡六書。受詔字。漢滅其三。劉奉世曰。前已為列侯。食杜平鄉矣。疑駱出。

廼拜嬰為中大夫。令李必駱甲為左右校尉。將郎中騎兵。擊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受詔別擊楚軍後。絕其饑道。起陽武。至襄邑。擊項羽之將項冠於魯下。破之。所將卒斬右司馬騎將各一人。張晏曰。主右方之馬。左亦如之。晉灼曰。下所謂左右千人之騎。擊破柘公王武軍燕西。師古曰。柘縣名。公者柘之令也。王武其人姓名也。燕亦縣名。古南燕國也。所將卒斬樓煩將五人。李奇曰。樓煩縣名。其人善騎射。故云射士。為樓煩取其稱也。師古曰。解在項羽傳。連尹一人。蘇林曰。楚官也。擊王武別將桓嬰白馬下。破之。所將卒斬都尉一人。以騎度河南。送漢王到雒陽。從北迎相國韓信軍於邯鄲。還至敖倉。嬰遷為御史大夫。三年。以列侯食邑杜平鄉。受詔將郎中騎兵。東屬相國韓信。擊破齊軍於歷下。所將卒虜車騎將軍華毋傷。師古曰。華音下化反。及將吏四十六人。降下臨淄。得相田光。追齊相田橫。至贏博。師古曰。二縣名。擊破其騎。所將卒斬騎將一人。生得騎將四

人攻下贏博。破齊將軍田吸於千乘。斬之。東從韓信攻龍且。留公於假密。師古曰。留縣名。公留令也。攻龍且及留令於假密。卒斬龍且。師古曰。龍且。龍且及留令於假密。

所將之卒也。生得右司馬連尹各一人。樓煩將十人。身生得

亞將周蘭。師古曰。亞次也。齊地已定。韓信自立為齊王。使嬰別

將擊楚將公杲於魯北。破之。轉南破薛郡長。師古曰。長亦如郡守也。時

每郡置長。身虜騎將。入攻博陽。前至下相。以東南僅取慮徐

師古曰。僅及取慮及徐三縣名。取音趨。慮音慮。度。泄盡降其城邑。至廣陵。蘇林曰。別將兵屯廣陵也。

師古曰。此說非也。謂從下相以東南盡降城邑。乃至廣陵皆平定。項羽使項聲薛公。郟公復定

淮北。嬰度淮。擊破項聲。郟公下邳。斬薛公。下下邳。壽春

擊破楚騎平陽。師古曰。此平陽在東郡。遂降彭城。虜柱國項佗。降

留薛沛。鄒蕭相。師古曰。凡六縣也。攻苦譙。師古曰。二縣也。復得亞將

與漢王會頤鄉。從擊項籍軍陳下。破之。所將卒斬樓煩

將二人。虜將八人。賜益食邑二千五百戶。項籍敗垓下

去也。嬰以御史大夫將車騎。別追項籍至東城。破之。所

將卒五人共斬項籍。皆賜爵列侯。降左右司馬各一人。

卒萬二千人。盡得其軍。將吏下東城。歷陽。度江破吳郡

長吳下。師古曰。吳郡長。當時為吳郡長。嬰破之於吳下。得吳守。遂定吳豫章會稽郡。

還定淮北。凡五十二縣。漢王即帝位。賜益嬰邑三千戶。

以車騎將軍。從擊燕王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還剖

符。世世勿絕。食穎陰二千五百戶。從擊韓王信於代。至

馬邑。別降樓煩。以北六縣。斬代左將。破胡騎將於武泉

北。復從擊信。胡騎晉陽下。所將卒斬胡白題將一人。師古曰。胡名也。

又受詔。并將燕趙齊梁楚車騎。擊破胡騎於磬石

師古曰。磬音千。坐反。至平城。為胡所困。從擊陳豨。別攻豨丞相侯

敞。軍曲逆下。破之。卒斬敞及特將五人。師古曰。卒謂所將之卒也。特獨也。各獨為

將。降曲逆。盧奴。上曲陽。安國。安平。攻下東垣。黥布反。以

一本無上食字
隆按凡從所得
一段至十人總
結上文戰功

隆按嬰雖販糴
徒也而止兵待
變與謀立帝安
劉之功詎在勃
下哉

車騎將軍先出。攻布別將於相破之。斬亞將樓煩將三人。又進擊破布上柱國及大司馬軍。又進破布別將肥銖。嬰身生得左司馬一人。所將卒斬其小將十人。追北至淮上。益食邑二千五百戶。布已破。高帝歸。定令嬰食穎陰五千戶。除前所食邑。凡從所得二千石二人。別破軍十六。降城四十六。定國一。郡二。縣五十二。得將軍二人。柱國相各一人。二千石十人。嬰自破布歸。高帝崩。以列侯事惠帝及呂后。呂后崩。呂祿等欲為亂。齊哀王聞之。舉兵西。呂祿等以嬰為大將軍。往擊之。嬰至滎陽。乃與絳侯等謀。因屯兵滎陽。風齊王以誅呂氏事。齊兵止不前。絳侯等既誅諸呂。齊王罷兵歸。嬰自滎陽還。與絳侯陳平共立文帝。於是益封嬰三千戶。賜金千斤。為太尉三歲。絳侯勃免相。嬰為丞相。罷太尉官。是歲匈奴大

劉知幾曰傳寬
斬歆輩才非拔
萃徒以微功見
諱而史臣徵其
爵里列之為傳
不亦煩乎
隆按寬與歆傳
本史記文無所
刪潤大抵寬傳
用傳字為眼目
兼傳用別字為
眼目餘如前傳
例云

入北地。上令丞相嬰將騎八萬五千擊匈奴。匈奴去。濟北王反。詔罷嬰兵。後歲餘。以丞相薨。諡曰懿侯。傳至孫彊。有罪絕。武帝復封嬰孫賢為臨汝侯。奉嬰後。後有罪。國除。

傅寬以魏五大夫騎將。從為舍人。起橫陽。從攻安陽。杠里趙賁軍於開封。及擊楊熊。曲遇陽武。斬首十二級。賜爵卿。從至霸上。沛公為漢王。賜寬封號共德君。從入漢中。為右騎將。定三秦。賜食邑雕陰。孟康曰。縣名。屬上郡。從擊項籍。待懷。服虔曰。待高帝於懷。懷縣名也。師古曰。地理志。屬河內。即今懷州。賜爵通德侯。從擊項冠。周蘭龍且。所將卒斬騎將一人。赦下。師古曰。赦地名。赦倉蓋取此名也。益

食邑屬淮陰。張晏曰。韓信也。信時為相。國云淮陰者。終言之也。擊破齊歷下軍。擊

田解。屬相國參殘博。師古曰。參曹參也。博太山縣也。益食邑。因定齊地。剖

符世世勿絕。封陽陵侯。二千六百戶。除前所食。為齊右

丞相備齊

張晏曰時田橫未降故設屯備

五歲為齊相國。四月擊陳豨屬

太尉勃以相國代丞相噲擊豨。一月徙為代相國將屯

師古曰時代國常有屯兵以備邊寇寬為代相兼將此屯兵也

二歲為丞相將屯。孝惠五年薨。

諡曰景侯。傳至曾孫偃。謀反。誅國除。

斬欽以中涓從起宛胸

師古曰欽音翁宛音於元反胸音其于反

攻濟陽破李

由軍擊秦軍開封東斬騎千人將一人

如淳曰騎將率號為千人漢儀注邊郡置

部都尉千人

首五十七級。捕虜七十三人。賜爵封臨平君。

司馬候也

又戰藍田北斬車司馬二人

張晏曰主車也

騎長一人

張晏曰騎之長

首二十八級。捕虜五十七人。至霸上沛公為漢王賜欽

爵建武侯。遷騎都尉。從定三秦。別西擊章平軍於隴西

破之。定隴西六縣。所將卒斬車司馬候各四人。騎長十

二人。從東擊楚。至彭城漢軍敗。還保雍丘。擊反者王武

等。略梁地。別西擊邢說軍菑南破之

師古曰菑縣名也後為考城

身得

說都尉二人。司馬候十二人。降吏卒四千六百八十八人。

破楚軍滎陽東。食邑四千二百戶。別之河內。擊趙賁軍

朝歌破之。所將卒得騎將二人。車馬二百五十匹。從攻

安陽以東至棘蒲。下十縣。別攻破趙軍。得其將司馬二

人。候四人。降吏卒二千四百人。從降下邯鄲。別下平陽。

身斬守相。所將卒斬兵守郡一人

李奇曰或以為郡守也字反耳晉灼曰將兵郡守也師古

日當言兵郡守一人也

降鄴。從攻朝歌邯鄲。又別擊破趙軍。降邯鄲

郡六縣。還軍敖倉。破項籍軍成皋南。擊絕楚饗道。起滎

陽。至襄邑。破項冠魯下。略地。東至郟。下邳。南至蕪竹

邑。擊項悍濟陽下。還擊項籍軍陳下破之。別定江陵。降

柱國大司馬以下八人。身得江陵王致雒陽

師古曰江陵王謂共敖之

子共敖也得而送致於雒陽

因定南郡。從至陳。取楚王信。剖符世世勿

絕。定食四千六百戶。為信武侯。以騎都尉從擊代。攻韓

韓

新

十

隆統通書以數
紀功至末總結
前數是亦敘事
之格

隆統通書本史
記文而稍刪之

王維慎曰終亡
離上心於下文
涕泣留行見之
不趨下史記有
殺人不死句才
見帝之殊寵此
關鑿處不可去

宋鄭曰沛國當
作陳國
黃震曰贈勇士
商亦戰功居多
乘忠信可知禮
聖為呂氏將兵
而與絳侯謀可
謂知義傳寬新
才不遠之士周
忠君愛上之心
以功名自顯宜
矣

信平城下。還軍東垣。有功。遷為車騎將軍。并將梁趙齊
燕楚軍騎。別擊陳豨丞相。破之。師古曰。侯敵。因降曲逆。從

擊黥布有功。益封定食邑五千三百戶。凡斬首九十級。
虜百四十二人。別破軍十四。降城五十九。定郡國各一。

縣二十三。得王柱國各一人。二千石以下至五百石三
十九人。高后五年薨。諡曰肅侯。子亭嗣。有罪國除。

周緜沛人也。師古曰。緜音息列反。以舍人從高祖起沛。至霸上。西

入蜀漢。還定三秦。常為參乘。賜食邑池陽。師古曰。即馮翊池陽縣。

從東擊項羽。榮陽。絕甬道。從出度平陰。遇韓信軍襄國。
戰有利不利。終亡離上心。上以緜為信武侯。食邑三千

三百戶。上欲自擊陳豨。緜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嘗自
行。今上常自行。是亡人可使者乎。上以為愛我。賜入殿

門。不趨。十二年。更封緜為郿城侯。服虔曰。音菅。蒯之蒯。蘇林曰。音譚。催反。晉灼曰。功臣

表屬長沙。師古曰。此字從崩。從邑。音崩。非也。呂忱音陪。而楚漢春秋作憑。城侯。陪憑聲相近。此其實也。孝文五年薨。諡

曰貞侯。子昌嗣。有罪。國除。景帝復封緜子應為郿侯。蘇林反。屬沛國。薨。諡曰康侯。子仲居嗣。坐為太常有罪。國除。

贊曰。仲尼稱。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言士不繫於世類也。語曰。雖有茲基。不如逢時。信矣。樊

噲。夏侯嬰灌嬰之徒。方其鼓刀僕御。取繒之時。師古曰。鼓刀謂

狗豈自知附驥之尾。師古曰。蓋以蚊此為喻。言託驥之尾。則涉千里。勅功帝籍。慶

流。子孫哉。當孝文時。天下以酈寄為賣友。夫賣友者。謂

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為功臣。而又執劫。師古曰。周勃等劫其父。而寄

行。雖推呂祿。以安社稷。誼存君親。可也。

漢書評林卷之四十一終

漢書評林卷之四十二

張周趙任申屠傳第十二

張蒼陽武人也。好書律歷。秦時為御史。主柱下方書。

隆按此傳以御史大夫四字聯絡張周趙任申屠五人總是一篇文字與酷吏傳同體又按蒼傳仍史記文

曰方板也。謂事在板上者也。秦置柱下史。蒼為御史主其事。或曰主四方文書也。師古曰。下云蒼自秦時為柱下御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則主四方文書是也。柱下居殿柱之下。若今侍立御史矣。有罪亡歸。及沛公略地過陽武。蒼以

客從攻南陽。蒼當斬。解衣伏質。師古曰。質。質也。身長大肥白如

瓠。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遂西入武

關。至咸陽。沛公立為漢王。入漢中。還定三秦。陳餘擊走

常山王張耳。耳歸漢。漢以蒼為常山守。從韓信擊趙。蒼

得陳餘。趙地已平。漢王以蒼為代相。備邊寇。已而徙為

趙相。相趙王耳。耳卒。相其子敖。復徙相代。燕王臧荼反。

蒼以代相從攻荼有功。封為北平侯。食邑千二百戶。遷

為計相。師古曰。專主計。籍故號計相。一月。更以列侯為主計。四歲

劉放曰。四歲字本在蘇布反上。

張晏曰。以

列侯與校郡國簿書如淳曰以其所主因以為官號與計是時蕭何

籍又善用算律歷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黥布反漢立皇子長為淮南王而蒼相之十四年遷為御史大夫

周昌者沛人也其從兄苛秦時皆為泗水卒史及高祖

起沛擊破泗水守監於是苛昌自卒史從沛公沛公以

昌為職志應劭曰掌主職也鄭氏曰主旗志也師古曰志與職同音式異反苛為客張晏曰為帳下賓客不掌

官從入關破秦沛公立為漢王以苛為御史大夫昌為

中尉漢三年楚圍漢王滎陽急漢王出去而使苛守滎

陽城楚破滎陽城欲令苛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

今為虜矣項羽怒亨苛漢王於是拜昌為御史大夫常

從擊破項籍六年與蕭曹等俱封為汾陰侯苛子成以

父死事封為高景侯昌為人強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

卑下之昌嘗燕入奏事孟康曰以上宴時入奏事師古曰燕謂安閑之居也高帝方擁

戚姬師古曰擁抱也昌還走高帝逐得騎昌項上問曰我何如

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憚

昌及高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為太子大臣固

爭莫能得上以留侯策止而昌庭爭之強上問其說昌

為人吃師古曰吃言之難也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知其

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師古曰以口吃故每重言期期上欣

然而笑即罷呂后側耳於東箱聽師古曰正寢之東西室皆曰箱言似箱之形見

昌為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是歲戚姬子如意為趙王

年十歲高祖憂萬歲之後不全也趙堯為符璽御史趙

人方與公孟康曰方與縣名公其號也師古曰音房豫謂御史大夫周昌曰君之

史趙堯年雖少然奇士君必異之是且代君之位昌笑

誤書在此列侯隆按更以列侯為主計是綱是時以下詳蒼所

隆按昌傳本史記文而稍益損一本自作以

隆按蕭曹等卑下之伏後案盧壽治曰擁戚姬騎昌項史氏不為少諱總見昌之木強敢言爾

隆按年十歲句為後趙王年少張本又按符璽上史記有年少二字為下文張本

隆接昌即堅忍
仇直然期無
長語何以必
能感動太后
托以保護趙
也耶卒之被
謁太后史氏
載昌一言雖
病三歲薨愧
息矣
隆按兩私憂
上心不樂非
無可者應上
可字

曰。堯年少。刀筆吏耳。何至是乎。居頃之。堯侍高祖。高祖獨心不樂。悲歌。羣臣不知上所以然。堯進請問曰。陛下所為不樂。非以趙王年少。而戚夫人與呂后有隙。備萬歲之後。而趙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我私憂之。不知所出。堯曰。陛下獨為趙王置賢彊相。及呂后太子羣臣素所敬憚者。乃可。高祖曰。然吾念之。欲如是而羣臣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昌。其人堅忍伉直。自呂后太子及大臣。皆素嚴憚之。獨昌可。高祖曰。善。於是召昌。謂曰。吾固欲煩公。固必也。公彊為我相。趙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陛下獨奈何中道而棄之於諸侯乎。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師古曰。是時尊右而卑左。故謂貶秩位為左遷。然吾私憂趙。念非公無可者。公不得已強行。於是徙御史大夫昌為趙相。既行。久之。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為御史大夫者。孰

隆接因叙昌代
奇堯代昌遂為
附兩人事于傳
又按班史補昌
曰一段才見不
負高祖之托不
慮治也前能止
奉詔也前能止
高帝之不廢太
子後不能保呂
后之不召趙王
昌竟無它奇抱
一期以死耳
字一本徵上無被

視堯曰。無以易堯。遂拜堯為御史大夫。堯亦前有軍功。食邑。及以御史大夫從擊陳豨有功。封為江邑侯。高祖崩。太后使使召趙王。其相昌令王稱疾不行。使者三反。昌曰。高帝屬臣趙王。王年少。竊恐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趙王并誅之。臣不敢遣王。王且亦疾。不能奉詔。太后怒。廼使使召趙相。相至謁太后。太后罵昌曰。爾不知我之怨戚氏乎。而不遣趙王。昌既被徵。高后使使召趙王。王果來。至長安。月餘見煬殺。昌謝病不朝見。三歲而薨。諡曰悼侯。傳子至孫意。有罪國除。景帝復封昌孫左車。為安陽侯。有罪國除。初趙堯既代周昌為御史大夫。高祖崩。事惠常終世。高后元年。怨堯前定趙王如意之畫。師古曰。畫謂畫策。乃抵堯罪。以廣阿侯任敖為御史大夫。任敖沛人也。少為獄吏。高祖嘗避吏。吏繫呂后。遇之不

隆接敘傳仍史
記文

隆按至此復接前傳叙張蒼了案休奇甚

隆按蒼為計相時一段本前傳以列侯為計相前篇首好書律歷二句

謹任敖素善高祖。怒擊傷主呂后吏。及高祖初起。敖以客從為御史。守豐二歲。高祖立為漢王。東擊項羽。敖遷為上黨守。陳豨反。敖堅守。封為廣阿侯。食邑千八百戶。高后時。為御史大夫。三歲免。孝文元年薨。諡曰懿侯。傳子至。曾孫越人。坐為太常。廟酒酸不敬。國除。初任敖免。平陽侯曹窋代敖為御史大夫。師古曰窋音竹律反高后崩。與大臣共誅諸呂。後坐事免。以淮南相張蒼為御史大夫。蒼與絳侯等。尊立孝文皇帝。四年。代灌嬰為丞相。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初定。公卿皆軍吏。蒼為計相。時緒正律歷。文穎曰緒尋也。謂本其統緒而正之。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故因秦時本月為歲首。不革。推五德之運。以為漢當水德之時。上黑如故。吹律調樂。入之音聲。及以比定律令。如淳曰比音比。次之比。謂五音。清濁各有所比。不相錯入。以定十二律之法。令於樂官使長行之。臣瓚曰。謂以比故取類。以定法律與條令也。師古曰。依如氏之說。若百

隆按至此猶次蒼德王陵一段應前傳文字細密如此

工天下作程品。如淳曰。若願也。百工為器物。皆有尺寸斤兩斛斗。輕古曰。言吹律調音。以定法令。及百工程品。皆取則也。若晉說是。至於為丞相卒就之。師古曰。就成也。故漢家言律歷者。本張蒼。蒼尤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邃律歷。蒼德安國侯王陵。師古曰。以救其死刑故也。及賢父事陵。陵死。後蒼為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蒼為丞相十餘年。魯人公孫臣上書。陳終始五德傳。師古曰。傳謂傳。次也。音直戀反。言漢土德時。其符黃龍見。當改正朔。易服色。事下蒼。蒼以為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於是文帝召公孫臣。以為博士。草立土德時歷制度。張晏曰。以秦水德。漢土勝之。晉灼曰。草創始也。更元年。蒼由此自絀。謝病稱老。蒼任人為中侯。師古曰。蒼有所保舉。而其人為中侯之官。大為姦利。上以為讓。師古曰。用此事實甚。蒼遂病免。孝景五年薨。諡曰文侯。傳子至。孫類。有罪。國除。初蒼父長不滿五尺。蒼長八尺餘。蒼子復長八尺。及

孫類長六尺餘。蒼兔相後。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為乳母。
師古曰。言每就飲之。妻妾以百數。嘗孕者。不復幸。年百餘歲。廼卒。著書十八篇。言陰陽律歷事。

陸接結尾句與首相應
陸接結尾句與首相應仍史記文

申屠嘉梁人也。以材官蹶張。

如淳曰。材官之多力。能脚踏疆弩張之。故曰蹶張。律有蹶張士。

師古曰。今之弩以手張者曰蹶張。以足蹶者曰蹶張。蹶音厥。蹶音布。麥反。

從高帝擊項籍。遷為隊率。

師古曰。一隊之率也。音所類反。

從擊黥布。為都尉。孝惠時。為淮陽守。孝文

元年。舉故以二千石。從高祖者。悉以為關內侯。食邑三

十四人。而嘉食邑五百戶。十六年。遷為御史大夫。張蒼

免相。文帝以皇后弟竇廣國賢有行。欲相之。曰。恐天下

以吾私廣國。久念不可。以高帝時大臣餘見無可者。

師古曰。見謂見在之人。

乃以御史大夫嘉為丞相。因故邑封為故安侯。

嘉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受幸。

賞賜累鉅萬。文帝常燕飲通家。其見寵如是。是時嘉入

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幸

愛群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

勿言。吾私之。師古曰。言欲私教戒之。罷朝坐府中。嘉為檄召通詣

丞相府。師古曰。檄。木書也。長二尺。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上。上曰。汝

第往。師古曰。第。但也。吾今使人召若。通至詣丞相府。冠徒跣。

頓首謝嘉。嘉坐自如。弗為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

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令行斬之。如淳曰。通。使

語其吏曰。今便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

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其釋之。鄧通既

至。為上泣曰。丞相幾殺臣。嘉為丞相五歲。文帝崩。孝景

即位。二年。罷錯為內史。賢幸用事。諸法令多所請變更。

議以適罰。侵削諸侯。而丞相嘉自絀。所言不用。師古曰。絀。退也。

疾錯。錯為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

胡橫宗曰。通。既。之。當。矣。夫。何。謂。帝。曰。陛。下。幸。愛。臣。云。云。嗚。呼。既。欲。執。法。誅。臣。以。正。不。恭。之。罪。又。欲。啓。君。濫。賞。以。開。寵。幸。之。門。屠。嘉。此。官。則。失。之。矣。張。蒼。本。耳。非。有。張。武。著。名。也。而。以。坐。抑。鄧。通。之。貴。真。然。有。大。臣。處。節。本。其。為。人。廉。道。不。受。私。謁。故。取。亦。如。此。否。則。取。近。自。人。亦。難。哉。孔。光。張。禹。數。視。此。可。以。媿。矣。一。本。相。下。無。曰。字。何。孟。春。曰。嘉。之。為。相。也。鄧。通。數。殿。上。文。帝。則。聽。

其概召內史... 錯宗廟垣... 景帝不容其問... 然則嘉之能遂... 其職于前而無... 禍心負氣之累... 者豈獨嘉之賢... 也哉今就其始... 未觀之文景之... 後亦因可見... 凌約言曰史書... 嘉因歐血而死... 或者少其不足... 于量云... 隆按自嘉死後... 雖因嘉而波及... 列侯而與嘉之... 意自見... 茅坤曰發烟波... 論點次嘉之... 持正大跡處

上皇廟煨垣也。服虔曰宮外垣餘地也如淳曰煨音與熯嘉聞錯

穿宗廟垣為奏請誅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宮上謁自

歸上師古曰歸首於天子至朝嘉請誅內史錯上曰錯所穿非真

廟垣乃外煨垣故冗官居其中師古曰冗如今之散官且又我使為

之錯無罪罷朝嘉謂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乃請之為

錯所賣至舍因歐血而死謚曰節侯傅子至孫臧有罪

國除自嘉死後開封侯陶青桃侯劉舍及武帝時柏至

侯許昌平棘侯薛澤武彊侯莊青翟商陵侯趙周皆以

列侯繼踵躡躡廉謹師古曰躡躡持整之貌也躡音初角反為丞相備員而

已無所能發明功名著於世者

贊曰張蒼文好律歷師古曰言名為好律歷也為漢名相而專遵用

秦之顛頊歷何哉張晏曰不考經典周昌木強人也師古曰言

其強質如木石然任敖以舊德用張晏曰謂傷辱呂后吏申屠嘉可謂剛毅

守節然無術學殆與蕭曹陳平異矣

漢書評林卷之四十二終

漢書評林卷之四十三

酈陸朱劉叔孫傳第十三

酈食其陳留高陽人也師古曰食音異其音基好讀書家貧落魄無

衣食業酈氏曰魄音薄應劭曰志行衰惡之貌師古曰落魄失業無次也酈音是為里監門然吏縣

中賢豪不敢役皆謂之狂生及陳勝項梁等起諸將徇

地過高陽者數十人師古曰徇亦略也音辭峻反食其聞其將皆握齮

好荷禮應劭曰握齮急促之貌師古曰荷與苛同苛細也齮音初角反自用不能聽大度之

言食其廼自匿後聞沛公略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

適食其里中子沛公時時問邑中賢豪騎士歸食其見

謂曰吾聞沛公嫚易人有大略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為

我先師古曰先謂紹介也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

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自謂我非狂騎士曰沛公不

喜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溺其中師古曰溺讀曰尿音

黃震曰史以酈陸朱劉叔孫同傳朱建叔孫通不足道也食其庶幾知擇君其敬庶幾能自奮然豈買傳伍哉陸按食其傳本史記文削刪之又按史記縣中皆謂狂生班據改自謂狂生恐於下文自謂我非狂生句不合呂祖謙曰騎士微矣而高祖親問以賢豪此所以得天下

乃鈞 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食其曰。第言之。

騎士從容言。食其所戒者。沛公至高陽傳舍。師古曰。傳舍者人所止息。

前人己去。後人復來。轉相傳也。一音張戀反。謂傳置之舍也。其義兩通。使人召食其。食其至。入謁。

沛公方踞牀。令兩女子洗。而見食其。師古曰。洗足也。音先典反。食其

入。卽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欲率諸侯攻

秦乎。沛公罵曰。豎儒。師古曰。言其賤劣如僮豎。夫天下同苦秦久矣。

故諸侯相率攻秦。何謂助秦。食其曰。必欲聚徒合義兵。

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衣延食其

上坐。謝之。食其因言六國從衡時。沛公喜賜食其食。問

曰。計安出。食其曰。足下起瓦合之卒。師古曰。瓦合。謂如破瓦

也。齊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彊秦。此所謂探虎

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今其城中

又多積粟。臣知其令。師古曰。素與其縣令相知。今請使令下足下。

一本下攻作破。隆按。不如史記。日欲率諸侯破秦也。語有抑揚。

隆按。史記漢書皆以食其勸取敖倉及請說齊合爲一事。獨劉向新序分爲二。司馬溫公謂分爲二者是。

曰下卽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爲內應。於是遣食其往。

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食其爲廣野君。食其言弟

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略地。食其嘗爲說客。馳使

諸侯。漢三年秋。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遁保鞏。楚人聞

韓信破趙。彭越數反。梁地則分兵救之。師古曰。救趙及梁。韓信

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成臯計欲捐成臯以東。屯鞏

維以距楚。食其因曰。臣聞之。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

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爲天。而民以食爲

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臧粟甚多。楚

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廼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臯。師古曰。

曰。適讀曰謫。謫卒謂卒之有罪謫者。卽所謂謫戍。此乃天所以資漢。方今楚易取。而

漢反卻。自奪便。師古曰。不圖進取。是爲自奪便利也。臣竊以爲過矣。且兩雄

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

耒。士不戰。天下皆叛。臣願先破秦。復立六國。從約以

耒。紅女下機。師古曰耒手耕曲木也。音盧對反。紅讀曰工。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

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庾之粟。師古曰敖庾即敖倉。塞

成臯之險。杜太行之道。師古曰太行山名在河內。野王之北上黨之南也。距飛狐之

口。如淳曰上黨壺關也。臣瓚曰飛狐在代郡。西南師古曰瓚說是壺關無飛狐之名。守白馬之津。以示

諸侯形制之勢。師古曰以地。形而制服。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

趙以定。唯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間將二十萬

之眾軍於歷城。諸田宗彊。負海岱阻河濟。師古曰負背也。岱泰山也。

南近楚。齊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

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為漢而稱東藩。上曰善。

廼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食其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

所歸乎。曰不知也。曰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

也。若不知天下之所歸。即齊國未可保也。齊王曰。天下

何歸。食其曰。天下歸漢。齊王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

隆按據敖庾之粟五句此說詞主意

王維積曰食其欲據敖庾之粟即請下陳留之意

劉攽曰此時何緣更有田間據田儋傳乃是曰解

隆按王知天下之所歸乎本上文天下知所歸矣句來開口便得肯綮又按天下歸漢句此段綱領

與項王戮力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項王背約

不與。而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起蜀漢之兵。擊

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負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

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則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

英賢材。皆樂為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

船而下。師古曰方併也。項王有背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

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

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師古曰言唯任同姓之親。為人刻印。玩

而不能授。孟康曰刻斷無復鑿鏽也。臣瓚曰項羽吝於爵賞。玩借侯印不能以封人。師古曰韓信傳作利。此作玩。其義各通。孟說非也。

攻城得賂。積財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材怨之。而莫

為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

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下井陘。誅成安

君。破北魏。師古曰謂魏豹也。梁地既有魏名。故謂此為北。舉三十二城。此黃帝之兵。

陸接天之福句
與上天所以資
漢相顧
又接上以知不
知為眼目此以
下不為眼目
首尾相應作結
語
盧辯治曰鄒生
就烹時猶有迂
濁大言真疎若
不檢有志願成
自外於身世者
也天地間生此
一等人類太史
公筆力班氏剛
就烹數語遂覺
剛生之狂索然
以無氣終附
陸接了結斷商
案

非人之力。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守
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院。距飛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
矣。王疾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
可立而待也。田廣以為然。廼聽食其。罷歷下兵守戰備。
與食其。日縱酒。韓信聞食其馮軾下齊七十餘城。師古曰馮
讀曰憑。憑據也。軾車前橫板。隆起者也。云。廼夜度兵平原。襲齊。
憑軾者。言但安坐乘車而游說不用兵衆。
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為食其賣已。廼亨食其。引兵走漢
十二年。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將兵。擊黥布有功。高祖舉
功臣。思食其。食其子疥。師古曰疥音介數將兵。上以其父故。封
疥為高梁侯。後更食武陽。卒。子遂嗣。三世侯。平有罪。國
除

陸賈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各有口辯。居左右常
使諸侯。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師古曰佗音徒河反高祖

使賈賜佗印。為南越王。賈至。尉佗魁結箕踞見賈。服虔曰

音推。師古曰。結讀曰髻。推髻者。一撮之髻。其形如
椎。箕踞謂伸其兩脚而坐。亦曰箕踞。其形似箕。賈因說佗曰。足下

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

師古曰背父母之國無骨肉之恩。是反天性也。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

禍且及身矣。夫秦失其正。師古曰正亦政也諸侯豪桀竝起。唯

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籍背約。自立為西楚霸王。諸侯

皆屬。可謂至彊矣。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諸侯。遂

誅項羽。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

子聞君王王南越。而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

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

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

強於此。師古曰屈音其勿反。漢誠聞之。掘燒君王先人家

墓。夷種宗族。師古曰夷平也。使一偏將將十萬眾臨越。

一日而病免。豈忍
則既病免。豈忍
會將相以謀諸
呂又豈忍一日
荷忘其君此亦
一時群臣無有
也。嗚呼。買庶幾
以道事君者。歟
王慎中曰。開口
填墓。恐喝之。

陸接新造未集
以下數句一一
應前
盧辯治曰。從親
戚墳墓說來。情
義靡切。又越殺

王降漢五字利
害甚明以故易
動其聽
隆按起坐與上
笑語相顧
王維楨曰下一
似字括落語

楊慎曰漢儒謂
湯武逆取而順
守此言非也易
曰湯武革命順
乎天而應乎人
為有逆而可順
天應人乎左傳
曰以亂取國奉
禮以守猶懼不
終季子猶知其
不終也而謂湯
武為之乎然逆
取順守之言實
本于左氏而又
轉失其指矣
何良俊曰漢與
高祖時則陸賈
上新語每奏一
篇帝未嘗不稱
善其言謂秦以
暴虐亡著秦之
失欲高祖之以
王道致理也

即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佗迺蹶然起坐。師古曰

然驚起之貌也音厥謝賈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賈曰。我孰

與蕭何曹參韓信賢。賈曰。王似賢也。復問曰。我孰與皇

帝賢。賈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強楚。為天下興利除

唐。繼五帝三王之業。統天下。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

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眾車輿。萬物殷富。政由一

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今王眾不過數萬。皆蠻夷崎

嶇山海間。譬如漢一郡。王何乃比於漢。佗大笑曰。吾不

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遽不若漢。師古曰言有何迫促而不如漢

也。逆音其庶反迺大說。賈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

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賈囊中裝直千金。佗送亦千金。

蘇林曰非囊中物故曰佗送也師古曰佗餘也賈卒拜佗為南越王。令稱臣。奉漢

約。歸報。高帝大說。拜賈為太中大夫。賈時時前說稱詩

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士

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

竝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師古曰夫

差吳王闔閭子也。好用兵。卒為越所滅。智伯晉卿荀瑤也。貪而好勝。率韓魏共攻趙襄子。襄子與韓魏約反而與之。秦任刑法

不變。卒滅趙氏。鄭氏曰秦之先造父封於趙城。其後以為姓。張晏曰莊襄王為實於趙。還為太子。遂稱趙氏。師古曰據秦

本紀鄭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

有之。高帝不釋。有慙色。謂賈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

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凡著十二篇。每奏

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稱其書曰新語。孝

惠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及有口者。師古曰有口謂

士賈自度不能爭之。迺病免。以好時田地善。往家焉。師古曰

曰好時即今雍州好時縣有五男。乃出所使越囊中裝。賣千金分其子。

子二百金。令為生產。賈常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瑟侍者。

一未飲作欲

劉攽曰數擊鮮
史記作數見不
鮮首人情類見
則不美故毋久
溷女也

陸接買度不能
爭惟二人同心
故買能平之
念如此連用六
直字當玩
直字治曰買
兩越它謂其
言其詞屬退而
避諸呂分五男
以乘裝其議遠
而超進而交離
平勃其論忠而
臨大都負買生

之文而子房
學稱陸陸有款
夫津曰買之兩
沈津曰買之兩
使南粵和乎
勃以安諸呂其
車議宏議世一
時推地屬所可
企及故劉陸所
謂漢室陸買首
發奇采者是已
陸按平素以奇
計名而交驥之
計名出於買以
後買名聲藉甚
李坤曰非陸平
無此大度非陸
買不能為陸平
厚蓋
陸按建傳仍史
紀支首尾只敘
事為詳陽畫計一

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女約。過女。女給人馬酒。食。極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以往來過它客。率不過再過。師古曰。非徒至諸子所。又往來經。過它處。為賓客。率計一歲之中。每。子不過再過至也。

數擊鮮。母久溷女為也。服虔曰。溷。辱也。吾常。行數擊新美食。不久。上過音工。禾反。

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己。平常燕居深念。師古曰。以國家不安。故。靜居獨慮。思其方策。

賈往不請。直入坐。師古曰。言不因門人。將命而徑入自坐。陳平方念。不見賈。賈曰。何念深也。平曰。生揣我何念。賈曰。足下位為上相。食

三萬戶侯。可謂極富。賈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為之奈何。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

危。注意將。將相和。則士豫附。士豫附。天下雖有變。則權不分。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謂太尉

絳侯。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師古曰。言絳侯與我。相戲。卿。輕易其言耳。君何不交

驩。太尉深相結。為陳平畫。呂氏數事。平用其計。乃以五

百金。為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亦報如之。兩人深

相結。呂氏謀益壞。陳平乃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

五百萬。遺賈為食飲費。賈以此游漢廷。公卿間。名聲籍

甚。孟康曰。言。及誅呂氏。立孝文。賈頗有力。孝文即位。欲。使人之南越。丞相平乃言。賈為太中大夫。往使尉佗。去。

黃屋稱制。師古曰。黃屋。謂車上之蓋也。黃屋。及稱制。皆天子之儀。故命去之。令比諸侯。皆如意。指語在南越傳。陸生竟以壽終。

朱建楚人也。故嘗為淮南王黥布相。有罪去。後復事布。布欲反時。問建。建諫止之。布不聽。聽梁父侯。遂反。如淳曰。漢既誅布。聞建諫之。高祖賜建。號平原君。家徙長安。為人辯有口。刻廉剛直。行不苟合。

王維嶺曰不肯
見辟陽侯即行
不苟合義不取
容處曰平原君
有俠者風而不
能擇所從惜哉

陸援更稱建廉
直通受稅金面
臨見幸臣於廉
重乎何有母乃
為葬母德耶則
墮陸生計矣

盧澤治曰梁孝
王刺盜事敗使
鄒陽至長安因
客說實長君辟
陽侯下吏朱建
求見關籍孺欲
解於惠帝兩事
一律要之皆戰
國之餘習也特
於建之所為差
陸援復追叙辟
陽侯之囚一段
明上文所云獄
急不敢見君之
故

王慎中曰建子
死匈奴中惜失
其名

義不取容。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呂太后。師古曰欲知建

與相知建不肯見。及建母死。貧未有以發喪。方假其服

具。師古曰武陸賈素與建善。乃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

母死。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賀我。陸生日。前日君

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張晏曰相知

以母在故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為君死矣。辟陽

侯廼奉百金稅。師古曰贈終者之衣被曰稅。言以百金列侯賢人

以辟陽侯故。往賻凡五百金。師古曰布久之。人或毀辟

陽侯。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太后慙不可言。大臣多害

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困急。使人欲見建。建辭曰。

獄急。不敢見君。建乃求見孝惠。幸臣閔籍孺。師古曰依奉

則有籍孺。孝惠有閔籍孺。則二人皆名為孺。而姓說曰。君所以得幸

帝。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

讒欲殺之。今日辟陽侯誅。且日太后感怒。亦誅君。君何

不肉袒為辟陽侯言。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驩。兩

主俱幸。君富貴益倍矣。於是閔籍孺大恐。從其計。言

帝。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之囚。欲見建。建不見。辟陽侯

以為背之。大怒。及其成功出之。大驚。呂太后崩。大臣誅

諸呂。辟陽侯於諸呂至深。如淳曰。辟陽侯與諸呂相親。信為罪。宜

呂相知。情義至深卒不誅。計畫所以全者。皆陸生平原君

之力也。孝文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以黨諸呂故。孝文

聞其客朱建為其策。使吏捕欲治。聞吏至門。建欲自殺。

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自殺為。建曰。我死禍絕。不

及乃身矣。遂自剄。文帝聞而惜之。曰。吾無殺建意也。乃

召其子。拜為中大夫。使匈奴。單于無禮。罵單于。遂死。匈

奴中

隆接敬傳仍史
事勳都關中
萬世之長策
逆觀夷情遷徙
強宗亦其智也
惟結和親約未
免貽萬世耻耳
又按輓輓下史
記有衣其羊裘
句為下文不取
易衣張本
一本王作取
又按陛下王天
下與周異句敬
說綱領

一本期下無而
字一本津下有之
陳仁子曰有德
易以與無德易

以亡此古人公
天下之說也
山帶河四塞之
固此後世私天
下之說也為敬
者盡曰洛陽之
都居中而合天
下之說則利
平周之封建關
中而居險而
握天下之執時
則利乎秦之郡
縣陛下欲為秦
之郡縣乎周之
封建乎其必有
擇于斯矣而迺
不務德而務險
者又得斯言以
繙口敬得為至
誦乎
隆接比隆成康
句與周室比隆
句首尾喚應

婁敬齊人也。漢五年，成隴西，過雒陽，高帝在焉。敬脫輓
輅，蘇林曰：輅音東，洛之洛，一木橫遮車前，二人挽之。見齊人虞將軍
曰：臣願見上言便宜。虞將軍欲與鮮衣，敬曰：臣衣帛，衣
帛見衣，衣褐，衣褐見不敢易衣。虞將軍入言上，上召見賜
食。已而問敬，敬說曰：陛下都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
上曰：然。敬曰：陛下王天下，與周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
之邠，師古曰：邠邑名也，即今武功故城是。其處積德，象善十餘世。公劉避桀居豳。
大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去居岐，師古曰：箠，馬策也。杖謂
示無所携持也。箠音止，樂反。國人爭歸之。及文王為西伯，斷虞芮訟，文
曰：二國爭田，見文王之德而自和也。師古曰：虞今廣州，芮今芮城縣。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
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上八百諸侯，遂滅殷。成
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廼營成周都雒，以為此天下
中，師古曰：中音竹，仲反。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鈞矣。有德則易以

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務以德致人，不欲阻
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衰，分而為二，師古曰：謂東周
周君西天下莫朝周，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
起豐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籍
戰滎陽，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
子暴骸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不絕。傷夷者未起，古師
曰：夷，創也。音庚。而欲比隆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矣。且夫秦
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具。因
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也。師古曰：府聚也。萬物所聚。陛下
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鬪，
不益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勝。張晏曰：亢，喉也。師古曰：拊，與拊
同，謂捉持之也。亢音岡，又音下郎。
反。今陛下入關而都，按秦之故，此亦益天下之亢而拊
其背也。高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

陸按小荀子云
或問難行曰若
高祖聽成卒不
復居遠萬乘不
俟終日可謂難
矣

秦二世則亡。不如都周。上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
便。即日駕西都關中。於是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婁
者劉也。賜姓劉氏。拜為郎中。號曰奉春君。張晏曰。奉春之
始。以其首勸都
中。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至晉陽。聞信與匈奴
欲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徒
見其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易擊。上使劉
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
臣往。徒見羸將老弱。師古曰。羸音潰。謂死者之肉
也。一說。肉讀曰瘡。瘡瘦也。此必欲見
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以
踰句注。三十餘萬眾。師古曰。句注山
名也。在雁門。兵已業行。上怒罵
敬曰。齊虜以舌得官。廼今妄言沮吾軍。師古曰。沮謂止
壞也。音材汝反。械
繫敬廣武。師古曰。械謂桎也。
廣武縣名。屬雁門。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
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曰。吾

後約言曰既言
不可以仁義說
獨可以禮節風
諭乎敬之背馳
亦甚矣
司馬光曰昌順

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已斬先使十輩言可擊者矣。廼
封敬二千戶為關內侯。號建信侯。高帝罷平城歸。韓王
信亡入胡。當是時。冒頓單于兵彊。控弦四十萬騎。師古
曰。控
引也。謂皆引弓
也。音口弄反。數苦北邊。上患之。問敬。敬曰。天下初定。士
卒罷於兵革。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羣母。以
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耳。
然陛下恐不能為。上曰。誠可。何為不能。願為奈何。師古
曰。願
思念敬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單于。師古曰。適讀曰
嫡。謂皇后所生
厚奉遺之。彼知漢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為閼氏。生子必
為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幣。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
所鮮。數問遺。師古曰。鮮少也。
問遺謂餽饋也。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冒頓
在。固為子婿。死。外孫為單于。豈曾聞外孫敢與大父亢
禮哉。可毋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遺長公主。而令宗

視其父如禽獸而猶之矣有于婦翁建信侯之術固已疎矣况魯元已為趙后又可奪乎

隆按此段叙徙大姓而備胡遷都兩事亦結案於此

隆按且實關中與上可益實相應

王維楨曰獨不載敬所終何也

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知不肯貴近。無益也。師古曰近音其斬反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泣曰。妾唯以一太子一女

人子為公主。妻單于。師古曰。於外庶人之家。取女而名之為公主。使敬往結和

親約。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張晏曰。白羊匈奴國

名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夕。可以至。師古曰。言匈奴欲來

者。為寇秦中新破。師古曰。秦中謂關中。故秦地也。新破謂經兵革之後。未殷實。少民地肥饒。

可益實。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與。師古曰。皆

二國之。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

疆族。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安枕而臥也。臣願陛下徙

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桀名家。且實關中。

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疆本弱。末

之術也。上曰。善。乃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師古曰。今

高陵櫟陽諸田。華陰好時諸景。及三輔諸屈諸懷尚多。皆此時所徙。

叔孫通薛人也。晉灼曰。楚漢春秋名何。師古曰。薛縣名。屬魯國。秦時以文學徵。待

詔博士。師古曰。於博士中待詔。數歲陳勝起。二世召博士諸儒生

問曰。楚戍卒攻。斬入陳。於公何如。博士諸生三十餘人

前曰。人臣無將。將則反。罪死無赦。臣瓚曰。將謂為逆亂也。師古曰。將有其意。願陛

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通前曰。諸生言皆非。夫天

下為一家。毀郡縣城。鏹其兵。視天下弗復用。師古曰。鏹。鑠也。且

明主在上。法令具於下。吏人人奉職。四方輻輳。師古曰。輳。聚也。言如

車輻之聚於轂也。音千豆反。安有反者。此特羣盜鼠竊狗盜。何足置齒

牙間哉。郡守尉今捕誅。何足憂。二世喜。盡問諸生。諸生

或言反。或言盜。於是二世令御史按諸生言。反者下吏。

非所宜言。諸生言盜者。皆罷之。乃賜通帛二十疋。衣一

襲。師古曰。一襲。上下皆具也。拜為博士。通已出。反舍。諸生日。生何言之

不嘗去。

隆按史記小論中有希世二字。足概通之。生平故通篇極意。模寫要不出此二字。班氏此傳本史記文而稍刪之。獨此二字尤不嘗去。

凌約言曰莫敢
不易羊裘而通
乃變服以媚上
兩人優劣較然
隆按史記弟子
下有竊罵二字
方與下文迺喜
相應

盧舜治曰儒者
難與進取可與

諛也。通曰。公不知。我幾不免虎口。廼亡去之。薛已降
楚矣。及項梁之薛。通從之。敗定陶。從懷王。懷王為義帝。
徙長沙。通留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通
降漢王。通儒服。漢王憎之。廼變其服。服短衣楚製。漢王
喜。通之降漢。從弟子百餘人。然無所進。刺言諸故羣盜
壯士進之。弟子皆曰。事先生數年。幸得從降漢。今不進
臣等。刺言大猾何也。師古曰。狡通廼謂曰。漢王方蒙矢
石。爭天下。師古曰。蒙。冒也。諸生寧能鬪乎。故先言斬將擐旗之
士。師古曰。擐。披取音寤。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漢王拜通為博士。
號稷嗣君。張晏曰。后稷佐。唐欲令復如之。漢王已并天下。諸侯共尊為皇
帝。於定陶。通就其儀號。師古曰。就。成也。高帝悉去秦儀法。為簡
易。群臣飲爭功。醉或妄呼。師古曰。呼。音。故反。拔劍擊柱。上患之。通
知上益廢之。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

守成與前陸生
逆取順守意相
似兩言而足可
謂善於納言矣

陳植曰兩生不
是欲待百年但
以叔孫通非與
禮樂之人故設
辭以拒之爾
隆接通言諸生
鄙儒不知時變
其素所蓄積然
也故知時勝反
矣變而稱盜知
帝曾編服矣變
而衣楚製知帝
不好士矣變而
進斬將擐旗者
知帝苦朝議之
難也變而為納
環知帝易太子
非呂后矣變而
言后攻苦食淡
何可背知惠帝
不欲壞復道矣

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通曰。
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
也。故夏殷周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師古曰。復。重也。因也。
音扶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令
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於是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
師古曰。通為使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
面諛親賢。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
樂。禮樂所由起。百年積德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
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毋污我。通笑曰。若真
鄙儒。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師古曰。西。入關。及上左右
為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為絺葛。應劭曰。立竹及茅。索營之習。禮儀其中也。如淳曰。謂以茅
剪樹地為案。位尊卑之次也。春秋傳曰。置茅。絕師古曰。絺與藉同。並音子悅反。如說是。野外習之。月餘。通曰。
上可試觀。上使行禮。曰。吾能為此。廼令羣臣習肄。師古曰。肄。

而與原廟于渭

北子故曰叔孫

也知時變而諫

者也亦史志也

與上度吾所能

行相應

王維楨曰五用

以次字三用以

下字陳列整然

雖未嘗至闕廷

其亦可以想見

劉牧曰九賓手

謂讀如傳授之

人掌臚句傳也

劉放曰置法酒

謂朝畢以法置

酒也此文有兩

伏字上禮畢盡

伏謂朝禮也下

皆伏抑首謂置

酒上壽也故下

文結云竟朝罷

禮者

馬端臨曰夫禮

豈專為尊君抑

臣哉叔孫制禮

不過度帝所能

為高帝觀之不

過曰今知皇帝

亦習也音 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朝。十月。古師

日。遂會七年十月。而長樂宮新成也。漢時尚以 儀 師古曰欲叙其下儀

先平明。師古曰未 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

騎。成卒衛官設兵。張旗志。師古曰志與幟 傳曰趨 師古曰傳

皆令趨。謂疾 殿下郎中俠陛。陸數百人。師古曰俠與挾同。挾其

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

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句傳。蘇林曰。上傳語告下為

也。謂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也。師古曰臚音盧。於是皇帝輦出

房。百官執戟傳警。師古曰傳 聲而唱警 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

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敬。至禮畢。盡

伏。置法酒。師古曰法酒者猶言 禮酌謂不飲之至醉 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師

日。抑屈也。謂依禮 法。不敢平坐而視 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

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謹失

禮者。於是高帝曰。吾廼今日知為皇帝之賢也。拜通為

奉常。師古曰。解在百官公 卿表。後改為太常也。賜金五百斤。通因進曰。諸弟子

儒生隨臣久矣。與共為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為郎。

通出。皆以五百金。賜諸生。諸生廼喜曰。叔孫生聖人。知

當世務。九年。高帝徙通為太子太傅。十二年。高帝欲以

趙王如意易太子。通諫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

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為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

蘇。胡亥詐立。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

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如淳曰。食無菜茹為啖。師古

也。言共攻擊勤苦之 事。而食無味之食也。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

先伏誅。以頸血汙地。高帝曰。公罷矣。吾特戲耳。通曰。太

子天下本。本壹搖。天下震動。奈何以天下戲。高帝曰。吾

聽公。及上置酒。見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遂無易

此諫語所謂曲

此諫語所謂曲

此諫語所謂曲

隆按驕蹇數不奉法句一篇綱領

及孝文初卽位。自以爲最親。師古曰時高帝子唯二人在驕蹇數不奉法。師古曰蹇謂不順也上寬赦之。三年入朝甚橫。師古曰橫音胡孟反從

上入苑獵。與上同輦。常謂上大兄。厲王有材力。力扛鼎。

師古曰扛舉也音江乃往請辟陽侯。辟陽侯出見之。卽自襲金椎。

椎之。師古曰襲古袖字也謂以金椎藏置腹中出而椎之命從者刑之。如淳曰刻其形體備五刑也師古曰直斷

其首非五刑也事見史記馳詣闕下。肉袒而謝曰。臣母不當坐趙時事。辟陽侯力能得之。呂后不爭。罪一也。趙王如意子母無

罪。呂后殺之。辟陽侯不爭。罪二也。呂后王諸呂。欲以危

劉氏。辟陽侯不爭。罪三也。臣謹爲天下誅賊。報母之仇。

伏闕下請罪。文帝傷其志爲親故。不治。赦之。當是時自

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厲王。厲王以此歸國益恣。

不用漢法。出人警蹕。稱制。自作法令。數上書。不遜順。文

帝重自切責之。如淳曰重難也時帝舅薄昭爲將軍。尊重。上令

凌約言曰三罪皆辟陽事實然厲王推殺本旨不在罪一其二三不過並舉以甚其罪耳

隆按不用漢法本上數不奉法來

茅坤曰此書所載千年以來絕調

昭予厲王書。諫數之曰。竊聞大王剛直而勇。慈惠而厚。貞信多斷。是天以聖人之資。奉大王也。甚盛。不可不察。

今大王所行。不稱天資。皇帝初卽位。易侯邑在淮南者。

晉灼曰侯邑在淮南者更易以宛郢地封之不欲使錯在王國大王不肯。皇帝卒易之。使大王

得三縣之實。甚厚。大王以未嘗與皇帝相見。求入朝見。

未畢。昆弟之歡。而殺列侯以自爲名。皇帝不使吏與其

間。師古曰與讀曰豫謂不令吏干豫右其事赦大王。甚厚。法二千石缺。輒言漢

補。大王逐漢所置。而請自置。相二千石。皇帝飢天下正

法。而許大王。甚厚。蘇林曰不從正法聽王自置二千石師古曰飢古委字飢謂曲也大王欲屬

國爲布衣。守冢真定。師古曰屬委棄之也音之欲反皇帝不許。使大王母

失南面之尊。甚厚。大王宜日夜奉法度。修貢職。以稱皇

帝之厚德。今廼輕言恣行。以負謗於天下。甚非計也。夫

大王以千里爲宅居。以萬民爲臣妾。此高皇帝之厚德

也。高帝蒙霜露。沐風雨。師古曰。沐亦類字也。蒙冒也。沐洗也。音胡內反。字從午未之未。赴矢

石。野戰攻城。身被創痍。師古曰。痍音夷。以為子孫成萬世之業。

艱難危苦甚矣。大王不思先帝之艱苦。日夜怵惕。修身

正行。養犧牲。豐潔粢盛。奉祭祀。以無忘先帝之功德。而

欲屬國為布衣。甚過。且夫貪讓國土之名。輕廢先帝之

業。不可以言孝。父為之基。而不能守。不賢。不求守長陵。

而求之真定。先母後父。不誼。數逆天子之令。不順。言節

行以高兄。無禮。鄭氏曰。淮南王呼帝為大兄也。師古曰。鄭說非也。謂請守母冢。自為名節。而表異行。用此於高於兄耳。

幸臣有罪。大者立斷。小者肉刑。不仁。師古曰。斷謂斬也。賢布衣

一劍之任。賤王侯之位。不知不學。問大道。觸情妄行。不

祥。師古曰。任情意所欲。則行之。妄行行音下更反。此八者危亡之路也。而大王行

之。棄南面之位。奮諸賁之勇。應劭曰。吳專諸衛孟賁也。師古曰。賁音奔。常出入

危亡之路。臣之所見。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於大王之

茅坤曰危言句句痛切

手明白。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齊桓殺其弟。

以反國。韋昭曰。子糾兄也。言弟者諱也。秦始皇殺兩弟。遷其母。以安秦。應劭曰。始皇母與嫪毐私通。生二子。事覺。誅毐。并殺二弟。遷其母於咸陽宮也。頃王亡代。高帝奪之國。以

便事。應劭曰。頃王高帝兄仲也。匈奴入代。不能守。走歸京師。高帝奪其國。退為郃陽侯。以便國法也。師古曰。便音頻。面反。濟北

舉兵。皇帝誅之。以安漢。應劭曰。濟北王興居與大臣共誅諸呂。自以功大。怨其賞薄。故反。故周

齊行之於古。秦漢用之於今。大王不察古今之所以安

國便事。而欲以親戚之意。望於太上。不可得也。如淳曰。太上天子也。

亡之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論皆有法。師古曰。舍匿謂容止而藏隱也。

其在王所。吏主者坐。師古曰。言各有所主。而坐其罪。今諸侯子為吏者。

御史主。如淳曰。主御史也。自此以下。至縣令主。皆謂王官屬。為軍吏者。中尉主。客出入

殿門者。衛尉大行主。諸從蠻夷來歸。誼及以亡名數自

占者。內史縣令主。相欲委下吏。無與其禍。不可得也。師古曰。言諸侯王之相。欲委罪於下小吏。而身不干。不可得也。與讀曰。與。

王若不改。漢繫大王邸。

茅坤曰當時淮南有委罪臣下之言故昭書攬入此一段

隆按宜急改操
以下始開以可
生之路方是上
令昭予書本旨
茅坤曰又代為
一書尤佳

隆按史氏述丞
相等奏詞正籍
此以具職其不
法之事

論相以下。為之奈何。夫墮父大業。退為布衣所哀。師古曰墮

毀也。布衣貧賤之人。王既伏法。則貧賤之人。反哀憐之。墮。音火。規反。幸臣皆伏法而誅。為天下笑。

以羞先帝之德。師古曰。羞。辱也。甚為大王不取也。宜急改操。易

行。上書謝罪曰。臣不幸早失先帝。少孤。呂氏之世。未嘗

忘死。服虔曰。常恐畏死也。陛下即位。臣怙恩德。驕盈。行多不軌。師古曰。軌。

也。追念辜過。恐懼伏地待誅。不敢起。皇帝聞之。必喜。大

王昆弟歡欣於上。羣臣皆得延壽於下。上下得宜。海內

常安。願孰計而疾行之。行之有疑。禍如發矢。不可追已

師古曰。發。失喻。速也。已。語終辭。王得書。不說。六年。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與

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謀以輦車四十乘。反谷口。孟康曰。谷口在

長安北故縣也。處多險阻。師古曰。輦。車人輓行以載兵器也。令人使閩越匈奴。事覺。治之。廼

使使召淮南王。王至長安。丞相張蒼。典客馮敬。行御史

大夫事。與宗正廷尉。雜奏。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

處無度。為黃屋蓋。擬天子。師古曰。擬。比也。擅為法令。不用漢法。

及所置吏。以其郎中春為丞相。收聚漢諸侯人。及有罪

亡者。匿與居。為治家室。賜與財物。爵祿田宅。爵或至關

內侯。奉以二千石所當得。如淳曰。賜亡。畔來者。如賜其國二千石也。臣瓚曰。奉。畔者。以二千石之秩。

祿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奉。音扶。用反。大夫但。張晏曰。大夫。姓也。上云男子。但。明其本姓。大夫。但。又。士伍。開章。明其為大夫也。上言男子。但。等者。總謂反人耳。不妨。但。為大夫也。士伍開章等七十人

如淳曰。律有罪失官。與棘蒲侯太守奇。謀反。欲以危宗廟社

稷。謀使閩越及匈奴。發其兵。事覺。長安尉奇等往捕。開

章。長匿不予。與故中尉蕭忌。謀殺以閉口。師古曰。姓蕭名忌。蕭音舒。嚴助。

傳作問字。音同耳。今流俗書本。此蕭字。或有作簡者。非也。蓋後人所改。既殺開章。所有口語。皆無端緒。故云閉口。為棺槨衣

衾。葬之肥陵。師古曰。肥。陵地。名在肥水之上。護吏曰。不知安在。師古曰。設。誑也。

實葬肥陵。誑云不知處。護音。慢。又音莫。連反。此下亦同。又陽聚土樹表其上。曰。開章死。

葬此下。師古曰。表者。豎木。為之。若柱形也。及長身自賊殺無罪者一人。令

又按奏中居處
無度以下數事
一一應前
茅坤曰史記云
所不當得欲以
有為似也

一本守作子

茅坤曰史記發
其兵下有開章
之淮南見長一
段似細

吏論殺無罪者六人。為亡命棄市。詐捕命者。以除罪。

曰亡命者當棄市而王藏之詐捕不命者而言命以脫命者之罪師古曰為音于偽反擅罪人無告劾繫治

城旦以上十四人。赦免罪人死罪。十八人。城旦舂以下。

五十八人。賜人爵。關內侯以下。九十四人。前日長病。陛

下心憂之。使使者賜藥脯。長不肯見拜使者。南海民處

廬江界中者反。淮南吏卒擊之。陛下遣使者齎帛五十

匹。以賜吏卒勞苦者。長不欲受賜。謾曰。無勞苦者。南海

王織上書。獻璧帛皇帝。忌擅燔其書。不以聞。文穎曰忌聞

吏請召治忌。長不遣。謾曰。忌病。長所犯不軌。當棄市。臣

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置法於王。其與列侯吏二千石

議。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四十三人議。皆曰。宜論如法。

制曰。其赦長死罪。廢勿王。有司奏請。處蜀嚴道。叩郵。張

隆按上書殺人官人名數示實也此書群臣上職名數示公也

茅坤曰史記更詳而曲

曰嚴道蜀郡縣也叩郵置名也師古曰郵行書之舍音尤遣其子子母從居。師古曰子母者所生子之姬妾

縣為築蓋家室。皆日三食。給薪菜鹽炊食器席蓐。師古曰炊

器釜鬲之屬食器杯棬之屬制曰。食長給肉日五斤。師古曰食音飢酒二斗。令

故美人材人得幸者十人。從居。師古曰上言子母則有子者令從之今此云美人材人則無子

者亦令從之於是盡誅所與謀者。廼遣長。載以輜車。師古曰輜衣車也音

令縣次傳。爰盎諫曰。上素驕淮南王。不為置嚴相

傳。以故至此。且淮南王為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其逢

霧露病死。陛下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令

復之。師古曰暫困苦之令其自悔即追還也復音扶目反淮南王謂侍者曰。誰謂乃公

勇者。吾以驕不聞過。故至此。廼不食而死。縣傳者不敢

發車封。孟康曰蓋車有封也至雍。師古曰雍扶風雍縣雍令發之。以死聞。上

悲哭。謂爰盎曰。吾不從公言。卒亡淮南王。盎曰。淮南王

不可奈何。願陛下自寬。上曰。為之奈何。曰。獨斬丞相御

史以謝天下。廼可。上即令丞相御史。逮諸縣傳淮南王。

又按其赦以上史記又有朕不忍致法于王句模寫文帝友愛至情恐不可削

王維楨曰此驕字應前驕蹇驕茅坤曰史記以縣傳者不敢發車封綴于令復之句下不如漢書綴于此為粵陸按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

即獨有斬錯之下

故謀丞相何罪
謝天下何為益
之殘忍類如此
所以卒死于賊

不發封餽侍者師古曰逮追捕之也餽亦饋字耳皆棄市。廼以列侯葬淮南王于雍。置守冢三十家。孝文八年。憐淮南王。王有子四人。年皆七八歲。廼封子安為阜陵侯。子勃為安陽侯。子賜為陽周侯。子良為東城侯。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孟康曰尺布斗粟猶尚不棄況於兄弟而更相逐乎臣瓚曰一尺布可縫而共衣一斗粟可舂而共食況以天下之廣而不相容也師古曰瓚說上聞之曰昔堯舜放逐骨肉師古曰絳及共工皆堯舜之同姓故云骨肉周公殺管蔡。天下稱聖。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為我貪淮南地邪。廼徙城陽王。王淮南故地。而追尊諡淮南王為厲王。置園如諸侯儀。十六年。上憐淮南王廢法不軌。自使失國早夭。廼徙淮南王喜復王故城陽。而立厲王三子。王淮南故地。三分之一。阜陵侯安為淮南王。安陽侯勃為衡山王。陽周侯賜為廬江王。東城侯良前薨無後。孝景

王廷陳曰淮南
相請將一事既
為漢又完淮南
可謂善用權矣
一本由作曲

茅坤曰史記于
尾有淮南王如
故五字自完且
以起下

隆按此傳仍史
記文惟首增招
致賓客一段而
篇中刪伍被事
以被別有傳云
又按篇中歷次
賓客遊士根招

三年。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相曰。王必欲應吳。臣願為將。王廼屬之。師古曰屬謂以兵委之也屬音之欲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為漢。漢亦使由城侯將兵救淮南。晉灼曰功臣表蟲達也師古曰音說非也此蟲達之子耳名捷達已先薨也淮南以故得完。吳使者至廬江。廬江王不應。而往來使越。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心。孝景四年。吳楚已破。衡山王朝。上以為貞信。廼勞苦之。師古曰勞音來到反曰。南方卑濕。徙王王於濟北。以襲之。及薨。遂賜諡為貞王。廬江王以邊越。數使使相交。徙為衡山王。王江北。

淮南王安。為人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為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眾。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張晏曰黃黃金白銀也亦二十餘萬言。時武帝方好藝

致賓客一句來
又按高氏云淮
南書篇中無所
不有與莊列
呂氏經緯表裏
篇相經緯表裏
何其意之雜出
文之沿復也蓋
蘇飛李尚輩各
以才智辨謀出
奇馳騁所以其
書駁然不一
又按班掾補招
致賓客一段著
按之才當矣而
剛史記時時怨
望似無因云
逆慎中曰淮南
王謀啓于武安
上無太子一言
茅坤曰大略淮
南王之畔由賓
客佻譎所致史
記不能載而漢
書補之可謂工
矣

文以安屬為諸父師古曰安於天子服屬為從父叔父辯博善為文辭甚尊
重之每為報書及賜師古曰賜賜書也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
廼遣師古曰草謂為文之藁草初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愛祕之
使為離騷傳師古曰傳謂解說之若毛詩傳且受詔日食時上又獻頌
德及長安都國頌每宴見談說得失及方技賦頌昏暮
然後罷安初入朝雅善太尉武安侯師古曰田蚡武安侯迎
之霸上與語曰方今上無太子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
天下莫不聞官車一日晏駕非王尚誰立者淮南王大
喜厚遺武安侯寶賂其羣臣賓客江淮間多輕薄以厲
王遷死感激安建元六年彗星見淮南王心怪之或說
王曰先吳軍時彗星出長數尺然尚流血千里今彗星
竟天天下兵當大起王心以為上無太子天下有變諸
侯竝爭愈益治攻戰具積金錢賂遺郡國遊士妄作妖

隆按篇中連用
欲字謀字猶與
未定未決字以
淮南王之反實
謀欲為之而未
發也漢廷議其
罪當伏誅以春
秋之將而受誅
耳觀篇末云使
天下明知臣子
之道毋敢復有
邪辟背畔之意
二句自見

茅坤曰史記惡
被下有于王二

言阿諛王王喜多賜予之王有女陵慧有口師古曰性慧了而口辯
王愛陵多予金錢為中詗長安孟康曰詗音偵西方人以反問為詗王使其女為偵於中也如淳曰詗音朽政反師古曰詗有所候伺也如音是矣偵者義與詗同然音則異音丑政反約結上左右元朔二
年上賜淮南王几杖不朝后荼愛幸師古曰荼者后名也音塗生子
遷為太子取皇太后外孫脩成君女為太子妃服虔曰武帝異姓姊妹之女也應劭曰脩成君王太后先適金氏女也王謀為反具畏太子妃知而內泄事
廼與太子謀令詐不愛三月不同席王陽怒太子閉使
與妃同內終不近妃妃求去王廼上書謝歸之后荼太
子遷及女陵擅國權奪民田宅妄致繫人師古曰致至也牽引而致之
太子學用劍自以為為人莫及聞郎中雷被巧師古曰被音皮義反巧者善用劍也召與戲被壹再辭讓誤中太子師古曰中音竹仲反太子怒
被恐此時有欲從軍者輒詣長安被即願奮擊匈奴太
子數惡被師古曰謂謂毀之於王也王使郎中令斥免欲以禁後師古曰

字似

後人更不敢效之。元朔五年。被遂亡之。長安。上書自明。事下廷

尉河南。河南治師古曰。章下廷尉及河南令於河南雜治其事。逮淮南太子師古曰。王與。遂發兵。計未

定。猶與十餘日師古曰。與。會有詔。即訊太子師古曰。即就

淮南問之。不讀曰豫。淮南相怒。壽春丞留太子。逮不遣師古曰。即就

子應。劾不敬。王請相。相不聽。王使人上書告相。事下廷

尉治。從迹連王師古曰。從。王使人候司師古曰。入京。漢公

卿請逮捕治王。王恐欲發兵。太子遷謀曰。漢使即逮王。

令人衣衛士衣。持戟居王旁。有非是者。即刺殺之。臣亦

使人刺殺淮南中尉。廼舉兵。未晚也。是時上不許公卿

而遣漢中尉宏。即訊驗王師古曰。即。王視漢中尉顏色

和。問斥雷被事耳。自度無何師古曰。自計度更。不發。中尉

還以聞。公卿治者曰。淮南王安雍闕。求奮擊匈奴者。雷

茅坤曰。驗王下。史記有王聞漢。使來即如太子。謀十字甚。應而上。

被等。格明詔師古曰。雍讀曰。格。當棄市。詔不許。請廢勿

王。上不許。請削五縣。可二縣。使中尉宏赦其罪。罰以削

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王初聞公卿請誅之。未知

得削地。聞漢使來。恐其捕之。廼與太子謀如前計。中尉

至。即賀王。王以故不發。其後自傷曰。吾行仁義。見削地。

寡人甚耻之。為反謀。益甚。諸使者道長安來師古曰。為

妄言。言上無男。即喜。言漢廷治有男。即怒師古曰。漢廷治

也。治音師古曰。云治及有男。日夜與左吳

等。按輿地圖蘇林曰。輿猶。部署兵所從入。王曰。上無太

子。官車即晏駕。大臣必徵膠東王。不即常山王。諸侯竝

爭。吾可以無備乎。且吾高帝孫。親行仁義。陛下遇我厚。

吾能忍之。萬世之後。吾寧能北面事豎子乎。王有孽子

不害。最長師古曰。孽庶也。王不愛。后太子皆不以為子。兄數淳如

隆按王曰。上無太子一段。與上無太子一段。相應。始猶萌諸心。至是見諸言矣。

隆按所善壽春
嚴正應上陰結
交句

隆按伍被反覆
詰辯班據只用

漢書卷四十四 淮南王

曰后不以爲子。太子不以爲兄。秩數不害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太子。不省

其父。服虔曰。不省錄。著兄弟數中也。時諸侯皆得分子弟爲侯。師古曰。分國邑。

以封。淮南王有兩子。一子爲太子。而建父不得爲侯。陰

結交。師古曰。與外。人交通爲援。欲害太子。以其父代之。太子知之。數捕

繫笞建。建具知太子之欲謀殺漢中尉。即使所善壽春

嚴正上書天子。曰。毒藥苦口。利病。忠言逆耳。利行。今淮

南王孫建。材能高。淮南王后荼。荼子遷。常疾害建。建父

不害無罪。擅數繫。欲殺之。今建在。可徵問。具知淮南王

陰事。書既聞。上以其事下廷尉河南治。是歲元朔六年

也。故辟陽侯孫審卿。善丞相公孫弘。怨淮南厲王殺其

大父。陰求淮南事。而搆之於弘。弘廼疑淮南有畔逆計。

深探其獄。張晏曰。探。窮其根源。河南治建。辭引太子及黨與。初王

數以舉兵謀。問伍被。被常諫之。以吳楚七國爲效。師古曰。言

兩句言該之

反事不成。王引陳勝吳廣。被復言形勢不同。必敗亡。及建見

治。王恐國陰事泄。欲發。復問被。被爲言發兵權變。語在

被傳。於是王銳欲發。師古曰。王意欲發兵。如。鋒刃之銳利。故云銳也。乃令官奴入宮

中。作皇帝璽。丞相御史大夫將軍吏中二千石都官令

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漢使節法冠。師古曰。法冠。御史冠也。本楚王

冠。秦滅楚。以其冠賜御史。欲如伍被計。使人爲得罪而西。蘇林曰。詐作

也。師古曰。爲得罪之狀。而去也。西謂如京師也。事大將軍丞相。一日發兵。卽刺大將

軍衛青。師古曰。發兵。謂王發兵反。而說丞相弘下之。如發蒙耳。晉灼曰。如

發去物上之蒙。直取其易也。欲發國中兵。恐相二千石不聽。王廼與伍

被謀。爲失火官中。相二千石救火。因殺之。又欲令人衣

求盜衣。師古曰。求盜卒之。掌逐捕賊盜者。持羽檄從南方來。師古曰。羽檄。徵

紀。呼言曰。南越兵入。師古曰。呼。音火。故反。欲因以發兵。廼使人之

廬江會稽爲求盜。未決。廷尉以建辭連太子。遷聞。上遣

凌約言曰淮南
王心事篇中模
寫殆盡

廷尉監與淮南中尉逮捕太子。至淮南。王聞與太子謀。召相二千石。欲殺而發兵。召相相至。內史以出為解。師古曰獨殺相。而內史中尉不來。無益也。即罷相。師古曰計猶與未決。太子念所坐者。謀殺漢中尉。所與謀殺者已死。以為口絕。乃謂王曰。羣臣可用者皆前繫。今無足與舉事者。王以非時發。恐無功。臣願會逮。師古曰會謂應也。愈欲休。即許太子。太子自刑不殊。晉灼曰不殊不死也。師古曰絕也。雖自刑殺而身首不也。伍被自詣吏。具告與淮南王謀反。吏因捕太子王后。圍王宮。盡捕王賓客在國中者。索得反具以聞。上下公卿治。所連引與淮南王謀反列侯二千石。豪傑數千人。皆以罪輕重受誅。衡山王賜淮南王弟。當坐收。有司請逮捕衡山王。上曰。諸侯各以其國為本。不當相坐。與諸

侯王列侯議。趙王彭祖列侯讓等四十三人。皆曰。淮南王安大逆無道。謀反明白。當伏誅。膠西王端議曰。安廢法度。行邪辟。師古曰辟。有詐偽心。以亂天下。營惑百姓。罪重於將。謀反形已定。臣端所見其書印圖。及它逆亡道。事驗明白。當伏法。論國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師古曰比二百石及秩。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教。皆當免。師古曰若本有重罪。自從其法。縱無反狀者。亦皆免。削爵為士伍。毋得官為吏。其非吏。它贖死金二斤八兩。蘇林曰非吏故曰它。師古曰以章安之罪。使天下明知臣子之道。毋敢復有邪辟背畔之意。丞相弘廷尉湯等以聞。上使宗正以符節治王。未至。安自刑殺。后太子諸所與謀。皆收夷。國除。為九江郡。師古曰夷謂誅之滅。

隆按衡山王傳
仍史記文
又按詳次衡山
王子女為後相
殘殺張本

衡山王賜后乘舒生子三人。長男爽為太子。次女無采。少男孝。姬徐來生子男女四人。美人厥姬生子二人。淮南衡山相責望禮節。間不相能。師古曰兄弟相責故有嫌衡山王聞淮南王作為畔逆具。亦心結賓客以應之。恐為所并。元光六年。入朝。謁者衛慶有方術。欲上書事天子。王怒。故劾慶死罪。強榜服之。師古曰榜擊也。擊答之。令其自服死罪也。榜音彭內史以為非是。卻其獄。師古曰卻退也。音丘略反王使人上書告內史。內史治言王不直。師古曰內史被治而具言王之意狀又數侵奪人田。壞人家以為田。有司請逮治衡山王。上不許。為置吏二百石以上。如淳曰儼注吏四百石以下。自除國中。今以王之惡。天子皆為置衡山王以此恚。與奚慈張廣昌謀。求能為兵法。候星氣者。日夜縱與王謀反事。如淳曰與讀曰勇。縱與猶言勉強也。師古曰縱音子勇。反縱史謂獎勵也后乘舒死。立徐來為后。厥姬俱幸。兩人相妬。厥姬乃惡徐來於太子曰。師古曰惡謂讒毀之也徐來

隆按衡山逆謀
之敗起于廢太
子而太子所以
廢則由徐來譏
之。于王以故次
徐來與太子兩
相構怨始末極
詳

王繼積日徐來
欲以己子代太
子後竟不明所
以不代故何也

使婢盡殺太子母。太子心怨徐來。徐來兄至衡山。太子與飲。以刃刑傷之。后以此怨太子。數惡之於王。女弟無采嫁棄歸。師古曰為夫所棄而歸也與客姦。太子數以數讓之。無采怒。不與太子通。后聞之。即善遇無采及孝。孝少失母。附后。后以計愛之。師古曰非心實慈念。但以事計須撫之與共毀太子。王以故數繫答太子。元朔四年中。人有賊傷后。假母者。師古曰繼母也。一曰父之妻王疑太子使人傷之。答太子。後王病。太子時稱病不侍。孝無采。惡太子。實不病。自言有喜色。王於是大怒。欲廢太子而立弟孝。后知王決廢太子。又欲并廢孝。后有侍者善舞。王幸之。后欲令與孝亂以污之。欲并廢二子。而以己子廣代之。太子知之。念后數惡己。無已時。師古曰已。止也。數見讒。謂無休止欲與亂以止其口。后飲太子。太子前為壽。因據后股求與臥。后怒以告王。王廼召欲縛答之。太子知

一本始作強

王常欲廢己而立孝。廼謂王曰。孝與王御者姦。無采與
 奴姦。王始食。請上書。即背王去。王使人止之。莫能禁。王
 廼自追捕太子。太子妄惡言。王械繫宮中。孝日益以親
 幸。王奇孝材能。廼佩之王印。號曰將軍。令居外家。多給
 金錢。招致賓客。賓客來者。微知淮南衡山有逆計。皆將
 養勸之。師古曰。將。讀曰獎。王廼使孝客江都人枚赫。陳喜作軺
 車。鍛矢。刻天子璽。將相軍吏印。王日夜求壯士如周丘
 等。師古曰。下邳人。吳王反時。請得漢節。下下邳者。數稱引吳楚反時計畫約束。衡
 山王非敢效淮南王求即天子位。畏淮南起并其國。以
 為淮南已西。發兵定江淮間而有之。望如是。元朔五年
 秋。當朝。六年。過淮南。淮南王廼昆弟語。師古曰。為相親愛之言。除前
 隙。約束反具。師古曰。共契約為反具。衡山王即上書謝病。上賜不
 朝。廼使人上書請廢太子爽。立孝為太子。爽聞。即使所

隆按衡山王非敢效至望如是
 一段復推衡山王隱情與上聞
 淮南王作為畔逆一段相應

隆按孝坐與王一段罪案一一結應上文

善白羸之長安。上書言衡山王與子謀逆。言孝作兵車
 鍛矢。與王御者姦。至長安。未及上書。即吏捕羸。以淮南
 事繫。師古曰。漢有司捕繫之。王聞之。恐其言國陰事。即上書告太
 子以為不道。事下沛郡治。元狩元年冬。有司求捕與淮
 南王謀反者。得陳喜於孝家。吏劾孝首匿喜。孝以為陳
 喜雅數與王計反。恐其發之。聞律先自告除其罪。又疑
 太子使白羸上書發其事。即先自告所與謀反者枚赫
 陳喜等。廷尉治事驗。請逮捕衡山王治。上曰。勿捕。遣中
 尉安大行息。即問王。師古曰。就問之。王具以情實對。吏皆圍王
 官守之。中尉大行還以聞。公卿請遣宗正大行與沛郡
 雜治王。王聞即自殺。孝先自告反。告除其罪。師古曰。先告有反謀。又告
 人與己反。而自得除反罪。孝坐與王御婢姦。及后徐來坐。疊前后乘舒。
 及太子爽坐。告王父不孝。皆棄市。諸坐與王謀反者皆

陸按濟北傳班氏所撰

誅國除為郡

濟北貞王勃者。景帝四年徙。徙二年。因前王衡山。凡十四年薨。子式王胡嗣。五十三年薨。子寬嗣。十二年。寬坐與父式王后光姬孝兒姦。誅人倫。師古曰。諱亂也。音布內反。又祠祭祝詛上。有司請誅。上遣大鴻臚利召王。王以刃自剄死。國除為北安縣。屬泰山郡。

陸按贊仍史記文

陸按夫荆楚句應贊首詩詞自古記之者指詩而言也

贊曰。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

師古曰。此魯頌闕宮之章也。膺當也。懲艾也。荆楚也。舒羣舒也。

言北有戎狄。南有荆舒。土俗強獷。好為寇亂。常須以兵膺當而懲艾也。

信哉是言也。淮南衡山親

為骨肉。疆土千里。列在諸侯。不務遵蕃臣職。以丞輔天子。而剽懷邪辟之計。

師古曰。剽與專同。音之竟反。

謀為畔逆。仍父子

再亡國。

師古曰。仍頻也。

各不終其身。此非獨王也。亦其俗薄。臣

下漸靡使然。

師古曰。靡謂相隨從。

夫荆楚剽輕好作亂。廼自古記之矣。

師古曰。剽音匹妙反。

